

<時光行旅>

透進微光的房間裡，只有我和電視機相互對望，其他聲響減絕於四壁之外。

四方盒裡搬演著各地奇聞和炫目廣告，沒能使我多留意一眼。我走向廚房，用電熱壺加熱開水，壺裡開始唱起嘩啦嘩啦激昂莫名的快歌，此時電視機裡的歡呼聲卻抓住了我的耳朵。

美國 LIGO 天文台在記者會上宣布了重力波的發現，驗證了聰明絕頂的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，那代表時空會被很重的物質扭曲，蟲洞可能存在。

有人說，蟲洞就是時空隧道，穿梭其中，我們可以任意的在歷史長河裡泅泳，能夠回到過去，也可以看見未來。

「穿越時空嗎？」我把麥片隨手包倒入馬克杯裡，緩緩注入熱水，麥香味瞬間綻放開來。

我不知道蟲洞的模樣，或許是個黝黑崎嶇的通道，我並不想投入未知旅程的開口。我可以做的，是閉上雙眼，想像一片漆黑，循著氣味找尋想往返的時空，腦海裡的記憶存檔幕幕翻飛。

我看到一點微光，一個穿著紅洋裝的小女孩，那年的我，七歲。

滿是乾乾的燕麥香。

我蹲在灰樸的大鐵桶旁與它齊高，貪婪的吸著燕麥的氣味。沒有瓦斯爐卻有一口大紅灶的廚房準備要熱身了，只見阿嬤拾起一疊龍眼木材，木材頭尾齊平沒有分岔，宛如我的呆瓜瀏海，條地塞入了大灶的嘴裡，配菜是一束龍眼細枝葉，捆好做為引信，劃根火柴，讓葉子和木材互相燃燒，好煮滾灶上鍋子裡的水。

我一直很好奇，阿嬤為何能有如此高超的收納能力？

屋後的龍眼樹，掉落了一地柴枝後，我只能踩在腳下，想像他們是台多輪腳踏車，載我到處冒險；或者假裝他們是把正義寶劍，仗劍出，攻擊啄食玉米穗的吱喳麻雀。

在我腳下手上，龍眼枝簡直亂無章法，像極了潰散敗逃的軍隊。

但阿嬤就是有辦法分門別類，依大小粗細長短歸類，再捆以麻繩，曬在大空地上幾天蒸發水氣，就成了灶台邊起火的最佳工具，連乾枯的龍眼葉都能裁縫地像顆小枕頭。

「水滾了沒？」我等得有點不耐煩了，肚子也餓得抗議。

阿嬤笑笑地驅我遠離鐵桶，用鐵杓舀起一瓢瓢的滾水，注入燕麥桶中，瞬間，整個空氣裡都是香味。

我張大鼻孔，想把整個香氣都吸進去，喉頭不停嚥下口水，那滑稽的模樣，讓阿嬤笑了。

「來去啦！」阿嬤已經走出廚房，我加緊跟上。

「我不能吃一口嗎？一口就好，很香耶！」我大聲請求，但阿嬤不理會我。

那熟透泡爛的燕麥不是我的早餐，而是屋前大窪地豢養的雞鴨大軍的饗宴，阿嬤用水瓢舀起燕麥粥，像豪邁的國王灑錢出巡般，落在各個角落，雞鴨們爭先恐後的來吃食，而我只能坐在一旁乾瞪眼。

現在除了燕麥香，空氣裡還瀰漫著土的氣味、家禽的腥羶和濕潤的水氣味。

這時，左方水池裡盪來了一群白鵝，從我有記憶以來，這個族群不但生性凶猛，飢腸轆轆時脾性也很差，尤其看到紅色物體就會發動攻擊。

她們踩著炫風似的速度趨向前來，嘴裡響著警告般的鳴叫聲，我想是飢餓的緣故才奔馳地如千里馬，我在高處暗自取笑她們，眼看她們那短小的腿快承受不住高速行駛而慢了下來，就在一剎那，她們竟停在我面前，舉著大嘴拍動雙翅，朝我啄來，我趕忙後退卻只能尖叫跌坐在地。

被鵝群猛啄，真的是痛到骨子裡。

「咻——咻——咻——走啦！」阿嬤帶著武器撥開層層鵝群來拯救我了。

歌仔戲裡的薛平貴是戴著寶劍身騎白馬走三關，我的阿嬤比他還勇猛，她是揮著水瓢，只差沒騎著白鵝救下了我，讓我不用在白鵝監獄裡苦守，被利嘴凌虐。

阿嬤把鵝群趕回大窪地，水瓢飛上飛下，穿梭在雞鴨鵝群中，家禽大軍紛紛回到自己的崗位，享受眼前香味四溢的大餐。

我揉揉被啄痛的手臂，臀部也隱隱痛著，我發誓回阿嬤家的日子都不再穿紅色衣服。過了不久，阿嬤提著鐵桶回來了。

「有要緊沒？」阿嬤的台語裡有淺淺的笑意，聽了，心裡反而暖了起來。

「還有一點痛痛的，阿嬤要幫我惜惜。」我的國語裡只有一點台語，幸好阿嬤總是聽得懂。

阿嬤放下桶子，幫我揉揉手臂紅腫處，我忍不住大叫了起來：「阿嬤阿嬤，我的燕麥粥怎麼都被他們吃光光了啦？」

我的聲音裡有哭意，不是因為痛，阿嬤這時真的忍不住大笑出來。

「我的憨孫，你的早頓佇桌上。」

我的早餐，現在也還躺在桌上，只有杯裡的麥片粥被我慢慢飲光了。

一個人在家休養的日子，時間過得緩慢無趣，跟著氣味回到過去的推移卻來回地飛快，回憶裡的時間逆行雖然短暫，卻激盪起許多美好的片刻，溫暖了孤寂的氛圍。

我嚥下第一口蘿蔔糕，那是另一半 H 幫我準備的早餐，起得太遲的結果是換來整嘴的冷澀，和失去香氣的油耗味，H 知道我偏愛配料豐富的台式蘿蔔糕，昨晚睡前隨口提起，沒想到今早在他出門工作前，已經買好放在桌上，等我起床享用，但再怎麼有愛的美味，都不及阿嬤親手炊製的手藝。

那個味道，一直留存在我的記憶裡。

磨米機直挺挺立在廣場上，孩子們總仰望它巍峨的雄姿。

阿嬤把泡了一夜水的白米緩緩倒入機器的頭頂，轟隆聲響過後，機器嘴裡流

瀉出一道白如絲絹的瀑布，在冬日陽光的照耀下，格外純潔美麗，還飄著淡淡的米香味，像極了稻穀採收後，殘留在田間的味道。

每年的新米，都是阿嬤阿公用一年的辛勤換取的，插秧除蟲施肥，等待秋風吹起時的豐收，這時大型收割機爬梳過田畝，稻穀收進米袋，田野間全是奉獻養分過的稻草，我們最愛來滿布軟草墊的田裡嬉戲，看麻雀競相追逐，牠們尋寶似地找尋帶殼的香米，我們總愛趁其不備，手執彈弓，嚇跑侵入我們領地的雀鳥。

回到曬穀場上的小孩子們也是護衛兵，稻米翻曬時，雀鳥大軍不斷來襲，為了保護要餵飽我們肚子的米，我們總是輪流備戰，直到稻米送進碾米機才歡呼起來。

那一袋袋的米在分配完畢後，剩下的住進阿嬤家的米倉休息幾個月，等冬天甜美的白蘿蔔長成，便可以做成阿嬤拿手的蘿蔔糕。

米漿汨汨流進大鐵桶裡，阿嬤一人可以提起兩個桶子，往廚房移動，我總是跟在阿嬤的後面，小心翼翼攙扶著米漿桶。

廚房裡的大灶又生起了大火，白煙灌滿煙囪，裊裊沒入天空，灶上的鐵鍋熱著，阿嬤叫我去端切好的紅蔥頭，這自家栽種的香料從收成後就一直掛在樑上陰乾水分，那陣子房間裡都飄著略帶辛辣的香味，每回經過，總忍不住抬頭觀看，如今終於等到紅蔥頭的甜美醞釀，拌進滾燙的豬油裡，開始爆香。

阿嬤俐落地拌炒著，我忍不住欣賞她井然有序的製作步驟。

炒完蔥頭，須先撈起備用，再下肉末和香菇絲，然後是阿嬤最愛的丁香魚干和蝦米，這時整個廚房充滿著各式各樣的香氣，最後再拌入炸好的油蔥酥，前製作業就完成了。

「阿嬤阿嬤，我要幫忙！」我喜歡在米漿桶旁待命，和阿嬤一起提起很重的桶子，我扶桶底，阿嬤可以比較輕鬆地將米漿倒入炒好的配料中，灶下大火新添木柴而旺著，阿嬤拿出一根厚大竹片像極了船槳，在白米漿中緩慢划行。

因為米漿配料越煮越濃稠，阿嬤的槳原地打轉的時候比較多，她不喜歡我此時太靠近灶邊，總說鍋邊很燙，一手揮開我的靠近，又立刻回復成兩手並用攪動米漿的狀態。

「阿嬤，好了沒？」我站得很遠，又忍不住關心。

「差不多啊！」阿嬤的米漿變得很像漿糊，把所有配料包裹在裡面。

然後阿嬤大槳一舞，舀起米糊倒入一個個方型模具中，由媽媽和伯母們放進另一個大蒸爐裡蒸熟。廚房裡瀰漫著熱騰騰的霧氣，驅趕了寒冬。

不耐等待的我，約了其他孩子去山坡下探險，我們去找昨夜失蹤的母雞，她懷著一肚子的蛋離家出走了，阿嬤要我們去把她找回來。

沒想到母雞連半點痕跡都不留，我們找到肚子都餓了，爬上山坡，恰好看到剛出爐的蘿蔔糕放在廳前廣場上，等熱氣散佚，就可以煎食來吃。

我伸手去探測哪個模型外邊最涼爽，大聲呼喊著：「阿嬤，這個很涼了，可以煎來吃了吧？」

阿嬤從廚房探出頭，笑著抬走那籠身先士卒的蘿蔔糕，不久，焦香味飄散出

來，我早已備好碗筷，阿嬤急忙鏟了兩塊給我：「真燒，慢慢食。」

我不顧勸告地用筷子剪下一塊，就丟入嘴裡，一時被燙得說不出話，眼淚和舌頭都在發抖，來不急沖脫泡蓋送，就嚥下蘿蔔糕，呼嚕呼嚕地說：「阿嬤，蘿蔔糕好香，妳要一直做給我吃喔！」

阿嬤擦了額前兩鬢流下來的汗，笑著回廚房繼續煎起一塊塊的金黃，再分食時給飢腸轆轆的我們，搶食的模樣，和雀鳥如出一轍。

我留了一塊，端進廚房給阿嬤：「阿嬤，這塊給妳吃。」

「免啦，厚妳吃。看妳吃，我都足歡喜耶！」阿嬤笑時總彎了眼，嘴邊有兩個小小酒窩，在她的臉上，似乎永遠看不到哀愁。

瘦弱的背影和涉進廚房的光影交錯著，這一輩子，她都在這小小的廚房裡張羅著各種美味，餵飽她的子孫們。

當時的我以為這就是她全部的人生，忙碌充實地數算時日，依時節運行而過生活，用她的招牌笑容迎接所有的挑戰。

時間不斷前進，我從好玩的孩提跨入了心思敏感的青春期，回鄉下去看阿嬤的時候，變成了陪她到屋後的龍眼樹林裡散步取代了我在廚房裡的貪吃糾纏。

龍眼樹木自由生長，阿嬤因為身體不好而無暇去修整他們的樣貌，阿嬤總是在樹前佇立很久，對我說：「這樹仔真水！開花的時陣，足香！」

我在書上讀到的是對松柏梅花的崇拜，對不落葉、開小花的龍眼木毫無美的知覺，我匆匆瞥了一眼，視線回到阿嬤臉上。

她的嘴角弧線下沉，眉頭緊蹙，眼神裡有亮光，不說話的神情似乎像是陷進另一個我不熟悉的時空裡。

那是第一次，我真正看見阿嬤不笑的樣子，應該說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她的身體溢出了哀傷的氣味，淡淡的，卻沉沉掛在我的心裡頭。

鏡子裡的我，也是這樣的臉吧！

我拒絕了 H 的好意，將食物收進冰箱裡，重新進去浴室刷牙，洗去滿嘴的油臭味，吐完最後一口水，一抬頭，就看見鏡子裡自己毫無生氣的素顏。

那張臉載了一雙空洞的眼神，想到開心的事沒辦法微笑，碰觸到傷痛的回憶又擠不出半滴眼淚，靈魂裡飄出的都是哀傷的氣味。

彷彿是在龍眼樹下佇足的阿嬤住進了我的身體裡。

我回到房間，關掉電視，拉開半面落地窗簾，讓陽光可以溫熱室內仍顯冰冷的空氣，這時，我看見了窗台茶几下那頂小小的、未完成的毛線帽。

「原來你躲到這裡來了！」我拾起帽子，紅色毛線上已沾染了灰塵，勾針還掛在帽邊上。

我翻找出一捆新的紅毛線，就著光線重新鉤縫起來，把溫柔的丹紅織進原來樣式中，變成我想像中的圓，我丈量過，大約是我的兩個拳頭大，那樣的尺寸恰好可以包覆住一個初生的世界。

但似乎是太久沒動工了，怎麼穿鉤總是出錯，我拆了一遍又一遍，重新織起

還是有錯，於是不停地拆解重鉤又拆解，帽子從半圓縮小至不到 1/3 的面積。

我終於停手了，這已經沒辦法織成帽子，我其實也不需要這頂帽子了。

我以手做起點，慢慢把毛線圈回我的手上，一線一線地綑綁著我的手掌，就像綁縛一個三角香粽般，沿著飽滿的手形，纏繞、拉緊，時光的旅行也順著線路回到炙熱的十七歲夏季。

每個端午節，我都是在粽葉香裡度過的，懸著的線繩不只紮滿美味，還掛著我慘烈的綁粽經驗。

芒果樹旁的空地上，總會在端午節前長出了茂密的月桃葉，順便奉上一串串香味濃郁的白花。

我實在不怎麼喜歡這個味道，氣味太嗆，比不上用來供佛的玉蘭花清香，但阿嬤很喜歡月桃，因為月桃開花時，就是月桃葉片最豐美的時刻。

阿嬤帶著她的媳婦軍團，用彎刀割下月桃葉，然後準備洗衣板和刷子，像刷洗衣服般，一片片正反兩面刷淨，用滾水燙軟，再削去葉子中間的硬梗，一束束紮捆好，陽光下和陰涼處交替曬乾水分。

原本用來曬衣服的竹竿，都掛滿了月桃葉，香味越乾燥越是濃烈，揉雜著野薑花般的淡香和肉桂的嗆香。阿嬤一直覺得月桃葉包的粽子比竹葉粽來得更誘發食慾。

粽子的內餡準備就緒，包粽大賽就在芒果樹下進行。當時的阿嬤因身體不好的緣故，不參賽而轉成幕後軍師，指揮媳婦和姑姑們包粽

從小看大人包粽子，總覺得從平面到立體很神奇，自認為十七歲的年紀是個大人了，便要求阿嬤順便教我包粽子。

阿嬤挑了一片大葉，再疊上一片略小一點的葉子，兩手翻轉，摺成一個三角窪地。我著急的說：「阿嬤，等一下，這個步驟很難！」

阿嬤有耐心的再教了我幾次，我才終於折出了我的三角形，再跟著阿嬤填入炒過的土豆米、蘿蔔乾炒丁香魚、滷過的香菇、爆香後的五花肉兩塊，最後是顆鹹蛋黃，然後填上薄薄一層土豆米，這時是我的大災難。

「阿嬤，怎麼包起來啊？」我一手捧著滿是餡料的三角窪地，一手來來回回鋪排最後一件粽葉外衣，怎樣都蓋不住餡料變成立體的粽形。

「就是安內啊。」阿嬤接手，瞬間蓋上葉片，沿著粽形中線繞兩圈繩子，粽子就包好了。

但同樣的最後一步，我怎樣都學不來。

「妳偷看這呢多冬，哪耶攏甬效？」阿嬤手綁著粽子，不忘嘲笑我。

「我只負責吃，學校也沒教，我們少女不玩這個啦！」我索性放棄了，因為失敗的作品永遠比成功的多，阿嬤總是為我善後的那個。

我喜歡看著阿嬤綁粽子的樣子，平凡的東西在她手上就是能成為美好的形狀或味道，我雖然學不會，但我用眼睛幫阿嬤做紀錄，有天，我會幫阿嬤出一本食譜，讓她知道，她的手藝是多麼厲害！

這是十七歲的我，心中的願望之一，只是阿嬤不曾知道。

綁好的粽子經過熱水泡澡，熟透後先掛起來稍微陰乾，涼一點的粽子，米粒吃起來比較Q彈。

午後，起了涼風，驅走了端午的燥熱，督工許久的阿嬤坐在廳堂前的院子，那把籐編竹椅是她的最愛，我端了放涼的粽子，和阿嬤一同享用。

那天，是個很安靜的日子，大人少年小孩都各自休息玩樂去，把院子留給我和阿嬤獨處，我們默默的吃著粽子，裡頭是阿嬤喜歡的丁香魚乾味。

「阿嬤，妳很喜歡小魚乾嗎？」我無心的隨口問問。

「我沒甲意，不過有人真甲意。」阿嬤挖起一口粽子，慢慢嚼著。

「所以妳的小魚乾都是為他放的囉？是大姑還是大伯，還是阿公啊？」

阿嬤停了筷子，她看著黃昏彩霞編織的天空：「他足甲意吃魚脯仔，不過他已經吃不到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是住很遠的親戚嗎？我可以幫妳送粽子給他。」我嚥下我不喜歡的魚乾，嘴裡翻湧著腥味。

「妳莫法度送他，伊住在真遠的地方，比那片雲擱卡遠。」阿嬤指著那朵正在飄移的長狀雲，不知道他要去向何方。

阿嬤的眼裡，又亮起了薄光，跟在龍眼樹下佇立時一模一樣，我不敢再問，因為我喜歡阿嬤的笑多一點。

我陪阿嬤靜靜坐到天黑，收走了她的碗筷，讓她一個人小睡片刻，她歪斜著頭，髮都變白了，爬著皺紋的眼角，滴下了眼淚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阿嬤哭。

後來，我偷偷問了大姑姑，那個關於小魚乾的故事。

阿嬤曾經有個孩子，他叫阿原，是阿嬤的第二個小孩。

阿原個性很野，喜歡到處冒險：阿嬤餵養雞鴨時，他就拿著樹枝去追趕牠們，讓牠們逃命似地亂竄，阿嬤有時氣到拿飼料丟阿原；又或者上演失蹤記，後來才發現他在屋後的那片龍眼樹林玩打葉子或吃光龍眼的遊戲，之後只要阿嬤找不到孩子，就往那裡出發，便會在某棵樹上逮到他，一旦他爬下樹，得到的就是阿嬤特製的竹筍炒肉絲。

如此頑皮野性的小孩，赤腳踩在石頭上也不曾跌傷，爬到樹上摔下來也從不喊痛，一直這麼快樂健康的成長著，直到七歲那年的黃昏。

阿原是從前天開始發燒的，全身滾燙，連起床奔跑的力氣都沒有了。阿嬤從田裡忙完回家，用冰涼的毛巾擦著他的身體，阿原似乎舒服多了，還跟阿嬤說了「多謝」。然後阿原睡著，阿嬤那天晚上用小魚乾煮了熱粥，阿原最愛小魚乾的味道了。

阿嬤叫了阿原好幾次，阿原卻不理她，阿嬤放下了粥，抱起了阿原，卻像抱起了一根燒灼的材火，阿嬤喊著他的名字，阿原還是沒反應。

阿嬤心裡很慌，他叫阿公揹著阿原，她牽著大姑姑到鄰居家借放，然後阿嬤和阿公趕緊走路下山。

阿嬤的家在半山腰，距離山下城鎮有一段路程，他們沒有交通工具，只能背著阿原快走。那天是個有月光的日子，沒有燈的泥巴路有賴月亮照明，阿嬤喊著阿原阿原，回應她的只有山裡不知名的奇異回音，阿嬤和阿公拼命趕路，突然阿嬤聞到龍眼花香了，她知道他們已經走到接近山路盡頭的那片龍眼樹林，阿嬤記得很清楚，這條路，她走過好幾遍，她知道城鎮就要到了。

已經忘了走了多久，他們到了診所門前，凌晨休診了的那扇門緊緊關著，阿公拼命敲門，阿嬤緊緊抱著阿原，跟他說醫生要來救他了。敲了許久，老醫生開了門，阿原躺在診間的床上，一動也不動，連呼吸也靜靜的。

阿原睡了，沒有再醒來過。

後來，阿嬤就揹著阿原，輕輕唱著阿原最喜歡的歌，沿著那天晚上來的路慢慢地走，一路上，龍眼花好香好香，陪著阿原回家，阿原不會孤單的。

現在的我，也假裝著自己不孤單。

我忙著餵養自己，忙著編織，忙著重整，忙著翻找回憶來療癒自己，可是卻越來越想念不存在我身邊的一切。

我想離開這個房間。

我整裝好自己，傳了訊息給 H，告訴他，我的旅行目的地。

車子在路上奔馳著，我開了車窗，讓春天的微冷進來，空氣裡有淡淡的香味，很適合車上的林海鋼琴樂。

我來看阿嬤，她就長眠於這座寧靜的墓園，她棲身在一個看得到陽光的小櫃子裡，門片上的照片，依然是我熟悉的笑臉。

「阿嬤，妳好嗎？我來看妳了。」我蹲下身來，摸摸她的照片。

「我帶了禮物要給妳。」我從背包裡拿出了薄薄的紙片：「妳一定沒看過這種東西吧！阿嬤，它叫超音波照，這是我的子宮喔，你的七個孩子都曾經住在妳的子宮裡，這樣妳應該懂了吧？」

這裡很冷，陽光驅不走清寂的冷冽，就像我躺在準備室的病床上一樣的冷。

護士說了很多話，我只記得她說不用擔心，可是我的心已經空得裝不下任何情緒，打完麻醉後，我睡得很沉，醒過來時，我只看到一片白色燈光和 H 如釋重負的臉。

「醫生說，手術很順利，沒事了。」H 抓著我的手說。

「那張超音波照，讓我帶著。」H 給了我，我把它貼在胸口上，手術的傷口一點都不痛了。

「阿嬤，這是很我珍惜的照片，本來，照片裡應該要有一個黑點，是我的小小孩，可是他躲在別的地方睡著了，醫生說那叫子宮外孕。」我輕輕摸著超音波照片，彷彿那孩子一直都在。

「所以我動了手術，讓他來到了這個世界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會長成什麼模樣，我沒有抱過他，沒有親過他，也不知道他喜歡吃什麼和聽什麼兒歌。」我深

吸了一口氣：「阿嬤，如果妳在天上遇到他，可以幫我抱抱他嗎？可以唱一首兒歌給他聽，就像妳唱給阿原聽的一樣，好嗎？」

「最後，請告訴他，我很想他。」我對著阿嬤的照片暢暢快快地哭了起來。那是我失去孩子後，第一次痛哭。

突然，我明白了記憶裡阿嬤堅強的模樣，只是用來遮掩自己失去孩子的傷。她忙碌地操持家務，餵養雞鴨時，想像著阿原在土地上奔跑揚起的氣味；她進出廚房變出一道道佳餚，卻始終忘不了她想要忘了的小魚乾味，不斷地在餵養我們長大的食物裡悄悄添加對阿原的想念；又或者在龍眼樹下凝望許久，撿拾敗落的殘枝，偶然抬頭，對著曾經坐在樹上自在快樂的阿原笑著。

即使過了這麼久，阿原從來沒離開過阿嬤的心裡，阿嬤的淚水是對阿原滿滿的思念。

這個時候，我突然羨慕起阿嬤來，阿原留給阿嬤的是一份永存的記憶，而我的哀傷守候卻是穿梭過蟲洞也找不到的痕跡，我的孩子，只是一張沒有他影像的照片。我以為我可以像阿嬤那樣的堅強，可是回憶和思念徹底擊倒了我的假裝。

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我平靜下來：「阿嬤，我哭完了，現在，我終於可以跟他好好說再見了。」

我把我的孩子放在阿嬤的骨灰罈邊，我知道阿嬤會牽著他，陪他在另一個世界長大，他不會孤單。

開車回家的時候，遠方鋪排了藍色清澈的天幕，襯托著一整排開得燦爛的黃花風鈴木，我把車停下，沿著花香去散步，路途中朝我迎面奔來的是一個紅著臉頰、笑開懷的小男孩，他越過我，將他媽媽急切的呼喊拋在腦後，繼續向前冒險去。

也許未來的某個時刻，我會牽著一雙小手，沿著漆黑的蟲洞，找尋飄散著風鈴木花香的出口，和此時的我相遇，然後一起陪伴著我們的孩子奔向前去。

落花飛起，我們的笑容，好香好香。